

17K.COM  
一起看文字网

北地人★作

最刺激的  军事谍战小说  
FIRE JUNSHIDIEZHAN

# 火力 FIRE

2  
嫌疑人

零距离透视国安部绝密档案 体验“谍影重重”般的扑朔迷离与惊心动魄  
最隐秘的存在，最机密的任务，最激荡的人生，最残酷的命运

北地人★作品

Fire 最刺激的 军事谍战小说

JUNSHIDIEZHAN



嫌疑人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力.2/北地人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6

ISBN 978-7-80220-808-7

I. ①火…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0105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 军事小说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应娜

封面设计:小白印象

## 火力.2

出版人:田辉

作者:北地人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印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监印:敖晔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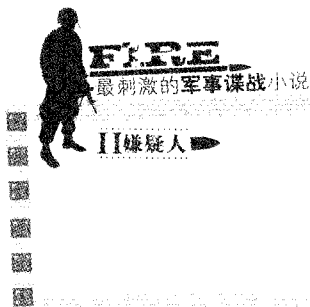
版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0-808-7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兵不厌诈 · 004    | 第十章 巴格达特快 · 186   |
| 第二章 新交易 · 024     | 第十一章 急救 · 201     |
| 第三章 安乐死 · 048     | 第十二章 逃脱 · 223     |
| 第四章 “老鹰” · 072    | 第十三章 窥伺 · 241     |
| 第五章 清扫 · 095      | 第十四章 猛虎与蜂鸟 · 253  |
| 第六章 新回合 · 113     | 第十五章 刺杀 · 270     |
| 第七章 走马换将 · 134    | 第十六章 报复 · 290     |
| 第八章 喘息 · 146      | 第十七章 欧洲明星计划 · 303 |
| 第九章 “地道” 阿里 · 167 |                   |



## 人物表

RENWU BIAO

- **情报局：**莫新伟（新任局长）  
林永泉（监听室主任）
- **美国中情局：**杰克·布莱克（副局长）  
何塞·苏亚雷斯（情报处特工）  
史蒂芬·斯奈德（情报处特工）  
威尔·法瑞尔（行动处特工）
- **日本情报部门：**菊井研造（内阁情报调查室国际部长官）  
铃木义夫（国际部下属中国班课长）

- 
- **其他：** 安念平（安念蓉哥哥）／安小蓉（安念蓉妹妹）  
楚天舒（旅美音乐家，安小蓉钢琴老师）  
吴显（原 128 部队电子技术支援部队主管）  
萨莎·亚列桑德拉（秘密特工，代号“老鹰”）  
维恩（驻阿美军总司令）／尼尔森（美军驻伊拉克陆军少尉）  
肖恩·唐纳利（黑水公司保镖）  
苏珊·格雷（黑水公司保镖）  
穆罕穆德·贾法里（伊拉克宗教领袖）  
阿巴斯·哈拉福（贾法里的追随者）  
“地道”阿里（伊拉克走私武装领袖）  
越前直人（日本间谍）
-



## 第一章

# 兵不厌诈

“我向你保证，念蓉，再有二十四小时，我就把‘神谕’亲手揪出来。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的回答是，这一切都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敌我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流血牺牲在所难免。仅此而已。”

当安念蓉询问许成龙“雷霆”行动在进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许成龙这样回答她。紧跟着许成龙告诉安念蓉，整个情报局共有十一名高层人士知道这次行动的细节。如果“雷霆”行动失败，那么“神谕”就只能出在这十一名高层官员中，这就大大缩小了调查范围；如果“雷霆”行动能够顺利进行，那么纵使真的有“神谕”，他的危害也没有情报中形容得那样可怕，大可不必为了区区一个“神谕”而惊慌失措。

许成龙没有正面回答关于A队的问题，那他的言外之意也就很明确：相对于“神谕”而言，A队的牺牲并非不能接受。这个认识让安念蓉很吃惊。

“诱饵”战术并不难理解，但安念蓉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有更简单和更好的办法，而许成龙偏偏使用这样一个并不能叫人信服的办法，只能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许成龙多次使用了“兵不厌诈”这个成语，多到让安念蓉都感觉到了他的心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许成龙才表现出一点点的歉疚。如果真的如他所说，军人的最大价值在于自我牺牲，那么他又何必表现出歉疚？平心而论，如果牺

牲罗门等人就能摧毁“神谕”，安念蓉看不出许成龙有歉疚的理由，难道歉疚是因为，这一次的陷阱是为罗门量身定做，而其他入只是遭受了池鱼之灾？

安念蓉忽然感到一阵惊慌。

A队参与这次行动是提前打过招呼的，不管是安念蓉还是许成龙，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去关注是不是有一个叫罗门的人参与其中，但这正给了别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如果罗门在这次战斗中出了意外，那么有关他的一切自然就会烟消云散。难道许成龙是针对罗门而特别采取了这样一个“诱饵”战术，甚至不惜搭上其他人的性命？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罗门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成为众矢之的？

她忽然想起分手时在罗门眼中看到的无奈和愤懑。他比安念蓉更早猜测到了事情的真相，只是没有点明，而且安念蓉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她也绝对不会同意罗门的看法，罗门也不想就此与她展开讨论，他们彼此都很清楚，他们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共鸣。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安念蓉对罗门还不够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很脆弱，如果不是钟阡陌的叮嘱，他们之间的敌意反而更浓，所以她宁愿相信许成龙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宁愿相信罗门的确是真正的、危险的问题人物。好吧，她可以理解罗门带给别人的那种威胁，也理解许成龙应该有的反应，但其他人呢？其他人不是许成龙最得力的手下吗？

安念蓉无法像许成龙那样，对A分队的损失安之若素。如果不是罗门自作主张改变了行动时间，恐怕整支A队连同这次行动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当然，如果能够揪出“神谕”，在某些人看来这样做是值得的，可现在她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这样做值不值得，而是事到临头她能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那样的时刻，能不能“作出决定”比能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要重要得多，也是她这个位置最需要的能力。

如果事情真的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么她算是见识了许成龙的老辣——抓住一个突然出现的事件就使出了这样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跟许成龙相比，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等待叫人心烦意乱。

六个土黄色的纸袋放在桌子上，这是全部A队人员的秘密卷宗。

她打开第一个，半身照片上的沈茂排正在微笑。尽管证件上的照片多少有些呆板，但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沈茂排眉宇间的英气和眼神中的灵气；接下来



是赵三红，毫不保留的笑容里带着毫不保留的真诚；然后是许可爱，拘谨的目光中充满了对这个世界探寻的渴望。这些面孔，无一例外地带着刚出校门的年轻人的稚气。如果没有进入 128 部队，这些人可能成为画家、建筑师和电气工程师，当他们被招募时，都是各种专业的高才生，前程如朝阳般灿烂，志向如大海般宽广，有着无畏的精神和无尽的野心，是那种“想把地球都踩在脚下”的年轻人。

就是现在，安念蓉也无法想象，他们加入注定要默默无闻的 128 部队是为了什么。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还有谁愿意默默无闻一生而不计回报地甘愿奉献？而当时的他们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行，那不是懵懂无知的“青春躁动”就能够完全解释的行为。

在碎纸机里销毁了沈茂排、赵三红和许可爱的档案，就像是迟到的告别，而告别总是让人伤感。尽管不算真正地认识这些人，可安念蓉还是感到了某种忧伤，她默默地看着半透明的废纸箱里跳跃的纸屑，轻轻抹去眼角的一滴泪水。

没有墓碑，没有勋章，没有名字，甚至没有尸骨，他们的离去悄无声息，就连他们的至亲家人都无从知道他们的下落。如果能够重新选择，这些人还会不会像当初那样义无反顾？若这些英魂地下有知，会不会因为世俗之人的误解和冷漠而悔不当初？

这些问题很傻。离去的人曾经如何思考她不得而知，但还有活着的人可以让她想象。

安念蓉又拿起罗门的档案，现在这份名单也该被销毁。出人意料的是，罗门的档案内容居然还没有写满一页纸。这个时候她忽然发现，尽管罗门的档案就在她自己的保险箱里，但她还没有真正地看过一遍。

她点燃一支香烟，靠在椅子上开始阅读这简单的一页纸。

照片大概是十年前的，那个时候的罗门笑得率真而开朗，目光里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不管是那时的还是现在的罗门，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即使那个时候的他看起来远比现在单纯和幼稚，但仍然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眼神中的深邃和复杂。

档案里只有他的出生日期和简历。

罗门在陆军 128 部队臭名昭著的“绝望营”受训，这里以体能和精神两方面的严酷训练而闻名，从这里离开的只有那些经受住了地狱般的痛苦考验的

人。从一个强壮健康的正常人到被锻炼成钢筋铁骨的战斗机器，罗门成为陆军想看到的那种人：一个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能冷静迅速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的人，他的兴趣和聪明才智也已经完全被引导到这个方面来。

在证明自己能够执行陆军所赋予的各种战斗任务后，罗门加入了 128 部队的特别事务办公室，负责陆军海外情报部门的工作。档案到此为止，但安念蓉本人很清楚，足迹到过世界各地的罗门接受过很多任务，而其中绝大多数的任务都圆满完成。虽然她一向讨厌罗门的傲慢自大，但她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有资格傲慢自大。他是真正的孤胆英雄，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危险的边缘。

是工作让他变得既冷酷又傲慢。从离开学校到现在，十年的时间里，罗门身上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变化是可以预测的，但变成什么样却无法预测，一般来说，思想的复杂程度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成正比，而罗门的过去简直就是一个传奇。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他还能保有十年前的纯真和幼稚，那才真正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和无法信服。

罗门在加入 128 部队之前的简历和档案，很明显，作为一种预防手段，已经被销毁，如果安念蓉再销毁手中的这个卷宗，那么将不会再有人能够证明罗门的存在。如果她不想到头来为罗门背上“黑锅”，那么她最好这么做。

就在她要把这些资料塞进碎纸机的时候，有人敲门。安念蓉犹豫了一下，把这份卷宗放到一个文件夹下，然后示意门外的人进来。

石三宝带着 ACE 站在门口，表情很无奈。

“他一定要见你。”

ACE 来得真不是时候，安念蓉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摆手示意石三宝离开。石三宝警惕地看了一眼 ACE，脸上带着一点不情愿。

“去吧，老弟。”ACE 严肃地看着石三宝，“要是我真的对这位美女有什么企图，我会用别的办法，至少，就算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石三宝向安念蓉看了一眼，安念蓉示意他可以离开。石三宝轻轻地关上办公室的门，安念蓉从桌子后面走出来，示意 ACE 坐到客人的沙发上。

“我敢打赌，他就等在门外。”ACE 不以为然地撇撇嘴，“现在你的人都把我当成敌人。”

“你打伤了杨隼，他至少有一周不能工作，所以你应该理解他们的态度。”安念蓉点燃香烟，架在烟灰缸上，看着青烟袅袅上升，“你到这里来是想听我的解释？”

“不，已经用不着了。”ACE 回答得很干脆，“罗门已经跟我说过其中的缘由。就算有人把我们当诱饵，那个人也绝对不是你，如果一定需要谁来负责，那个人也不是你。我是来道歉的，为那天的不愉快。”

“罗门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安念蓉有些忐忑，“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你和情报局一定在追查什么人或事，所以把我们抛出来做诱饵。”ACE 的表情非常严肃，“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本人，是他使得全队落到这步田地，所以他认为，我仅仅指责你很不公平。”

“你接受他的解释？”安念蓉怀疑地看着 ACE，“那可都不是什么好理由。”

“我接受。有的时候，有个理由就已经足够了，哪里还会顾及是好还是坏。”ACE 显得有些不耐烦，“重要的是，我们的损失其实从头到尾与你无关，所以我才会来道歉。”

“你的态度怎么突然变了？”安念蓉轻松起来，“我以为你会一定要我给你个说法。”

“如果我想在这里工作的话，我的态度就得改变。这是罗门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ACE 的表情说明他有多不愿意接受罗门的命令，“罗门还说，现在只有你能够帮我解释在巴基斯坦失踪的原因，让我重新回到正常工作中。”

“听起来罗门已经给你作好了安排，尽管他这样做并没有跟我商量过。”安念蓉微笑，“不过你在我这里能做什么呢？我这里可没有扑克比赛，事实上我禁止任何人在工作时间玩扑克，我不知道你的本事在这里有什么用。”

女人真是小肚鸡肠，ACE 在心里叹息。

“扑克只是我的私人爱好，而除了这个我还有很多本事。”ACE 的声音里多少有些生硬，“我对杨隼的受伤很歉疚，我想，在他回来之前我可以代替他一段日子。”

“做我的警卫员可不容易。”安念蓉审视着 ACE，“以你的性格，我不认为你是这个职位的最好人选。”

“几天的时间我能够忍受。”这句话脱口而出，ACE 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早就学会了不带个人感情地投入工作。”

“忍受？”安念蓉忍住笑意，“那就是说，你实际上并不愿意为我工作？”

“不愿意，说心里话我不愿意。”ACE 无奈地笑了笑，“只是罗门认为我必须这样做。另外，由于我的冲动，也的确给你带来许多不便，我希望能够弥补我的错误。做错事情，就要承担责任。就这样，我再没什么好说的。”

ACE虽然愿意为做错的事情道歉，但就像他所说的，他肯定不愿意做任何人的警卫员，所以这绝对不是ACE的想法，这的确是罗门的想法。这算是一种关心？安念蓉很怀疑这一点。少一个警卫在身边并不会给自己增加多少危险，多了ACE这样一个人型战斗机器也不会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说到底，还轮不到罗门为她的安全操心，所以罗门这样做一定另有原因。

罗门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不想让ACE跟在身边。ACE与他所做的一切无关，没必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

这样的话，她确实应该接受罗门的“建议”。

“好吧，你可以留下来。”安念蓉站起身，表示谈话已经结束，“去找石三宝，他会处理你的事情。罗门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巴基斯坦就分开了，他没有联系我，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ACE也站起来，脸上没有表情，“就算我知道，没有他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可能是ACE没说实话，也可能罗门的确没有告诉他。罗门现在的身份特殊，为了安全起见，他会采用各种手段，而其中最稳妥的就是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罗门保护自己很有一套本事，可要是他真能让自己与世隔绝，那么魏汉和许成龙所说的“反制”措施又如何做到在必要的时候“及时而有效”地“反制”？难道真的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现在他们还默许罗门搞来搞去，是因为罗门还有用，而一旦他搞出界，上面就会立刻对付他？

现在只有她跟罗门保持着联系，难道她就是对付罗门的“反制”措施？这个发现让安念蓉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不择手段是情报工作的唯一原则，如果你表示不理解，那只是因为你自己见识得还不够多。如果自己是上面定下的“反制”措施，那么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由自己扳动开关的陷阱等待着罗门。从许成龙的办事风格来看，这并非安念蓉的臆测，但她肯定不是这个“反制”措施，至少她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而且，就算她想做也做不来。

按照时间表，接下来她要跟宋非进行工作上的交接。这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安念蓉的工作内容很少与中央情报部的工作挂钩，她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搬出中央情报部三楼的办公室，这就等于是从行政上完全脱离了单位。现在她已经不需要中央情报部提供的便利。当初她接受组织任命时，在仔细权衡利

弊之后决定把新办公室安排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因为这里更便于她指挥自己的那套班底。在当时，“神谕”还不完全是她的工作内容，而在破获“神谕”之后，她仍然要进行自己的工作，从所有方面来看，香港都是最佳选择。她的行政秘书赵家林已经处理了在香港的一切事务，新办公室已经破土动工，在他出色的协调之下，各种专业的施工队伍正在分期分批、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地，整个工期有望提前完成。

宋非推开虚掩的门，笑容一如既往的亲切，只有他一个人。

“我现在该叫你什么？安主任？还是像以前那样叫你小蓉？”

安念蓉嫣然一笑。

“我可是一直都叫您宋叔叔的，您也永远都是我的宋叔叔。不管是什么职务什么单位，人不还是那个人吗？”

“现在你倒像个乖孩子了。你不打官腔的时候要可爱得多，你自己知道这一点吗？”宋非微笑着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然后用力揉捏着自己的粗脖子，“前几天我看到你父亲了，他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以他现在的地位，这可真是我的荣幸。不过，他没对我表示出任何的关心，他一直在提醒你。谈你的婚事，谈你的工作，我简直以为那不是安家庆，而是你的妈妈借安家庆的嘴在说话。”

“他说了什么？”安念蓉装着整理桌子上的文件，表现得漫不经心。

“他希望你能进入司法体系工作。”宋非笑了笑，“我知道安家庆的能力，他这么说，就是已经跟那方面打过招呼并进行了一番安排，你只要过去，就会经你之手开始一番大动作，用不上几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就我个人来看，你的性格和能力都非常适合这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司法工作要比你现在的工作更有意义，更值得你投入全部的精力。”

“安家庆跟您长谈一次就让您成了他的说客？”安念蓉抿嘴微笑，“我想您知道他为什么会找您做说客，因为他在我这里碰了钉子。”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谁能够拒绝安家庆同志呢？”宋非自嘲地笑了笑。“这家伙把我都说糊涂了，不知不觉地就答应了他，另外，我也觉得他说得对。这完全是从我对你的判断出发，跟你父亲的意愿没有任何关系。”

宋非有话没有说出来，他也不是第一个对安念蓉的工作表示出担忧的人。宋非明确地反对她对工作的选择，即使是出现香港那样的事情，宋非的劝阻也完全是出于私人理由。宋非想说而没说的是：“你不能干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可能会给你带来生命危险，也可能会给你父亲的政治生命带来极坏的影响。”

响”，他不明说是出于对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考虑，但很多话其实用不着明白地说出来。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已经无法再像普通人那样实话实说、直抒胸臆，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拐弯抹角地表达已经成了本能反应。好在安念蓉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这一套。

宋非应安家庆之请来作说客，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出于什么意愿其实并不重要。

安念蓉的背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助力，同时在任何时候都是她无法摆脱的压力。安念蓉自己也很清楚，她的背景是她成为十三办领导人的主要原因：有很多事情，人们只要听到她的名字就会大开绿灯，可以让她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提高部门的效率；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对自己背景不加克制地使用会间接伤害到安家庆的利益。如果这就是安家庆开始关注她的原因，那么很明显，她还要在这方面多花些力气。

她的父亲已经开始对此表示担忧，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女儿正走在另外一条路上。

安念蓉对运用自己的背景来谋求工作上的便利感到心安理得。既然那么多人都可以以权谋私，那为什么她不行？她不屑于为自己分辩，如果要循规蹈矩，安念蓉就不是安念蓉，也就不可能成为十三办的主任。不管是谁的或是怎样的关注和照顾，她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上尽职尽责。

如果安家庆仍然认为她是胡闹、耍小性子，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

安念蓉的沉默让宋非知道，他今天的造访又是无功而返。

“你真是个倔强的孩子。幸亏当年没有强求你和小鹏的婚事，不然你非把你宋阿姨气死不可。我倒真想看看，一向温柔可人的楚太太会怎么跟你相处。”宋非摘下眼镜，仔细地擦拭着，“怎么？我听说你跟江南就快要结婚了？”

“等手头的工作解决了，我们会找个时间把婚事办了。宋叔叔，您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安念蓉脸上闪过一片红晕，“我们可没请几个客人，您看您多有面子。”

“嘿嘿，哈哈。”宋非忽然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开心，甚至靠在沙发上放声大笑，“楚一风是个爱面子的人，可跟安家庆结了亲家，娶你做儿媳妇，他独子的婚礼也不得不低调办理，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笑。楚一风一辈子都在出风头，可最该风光的时候，他却没机会炫耀了！”

安念蓉微笑不语。宋非只有在跟她谈话的时候才会这样毫无顾忌，长辈之

间的恩恩怨怨她从不关心，而且她也知道，她没有嫁入宋家肯定会让宋非在楚一风面前感觉不爽，所以宋非才会对楚一风无法操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婚礼而感到无比开心。说到底，这些看起来高高在上、手握大权的大人物其实也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

“你婆家的规矩很多，你的性子又烈，我都等不及要看楚太太的脸色了。”宋非开心地抚摸着已经掉得没几根头发的头顶，“放心吧，念蓉，你的婚礼我一定要去，而且我还要好好地给你们准备一份礼物。”

“您怎么老想着看我们家的热闹？”安念蓉嗔怪地看着宋非，“您的心理怎么那么灰暗？难怪小鹏不肯在家里住，原来是怕被您这个‘老变态’一天到晚地惦记着。”

“哼哼，小兔崽子，敢叫我‘老变态’，看我不整得他死去活来。”宋非居然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他最近联系你了？”

“跟我拿了一笔钱，说是要去创业。”安念蓉抿嘴微笑，“他还说，家里有您这么个老子太丢人了，所以没办法，他只能靠自己。”

“这个家伙，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现在还不是他创业的时候，反正他现在也不缺钱花，真不知道他急个什么劲儿。”宋非勃然色变，“他在你这里拿了多少钱？”

“没几个钱，您不用放在心上。”安念蓉调皮地向宋非眨了眨眼，“而且，实际上出钱的人是安念平，就算损失也是他的损失，跟咱们都没关系，所以您、小鹏和我都没什么好担心的。”

“念平的钱就不是钱？你拿你大哥的钱乱花不算，还把钱花在小鹏这个浑蛋身上，那可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宋非不以为然地看着安念蓉，“你总是这么任性可不好。回头我会跟小鹏商量，把钱还给你。”

安念蓉还是以微笑来回答。如果宋小鹏真的搞砸了，那笔钱的数目就算是宋非也很难搞定，所以宋非一定会帮助宋小鹏，至少不能让他赔得太惨。宋氏父子的关系还没有闹得像自己和父亲那样僵，所以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互相关心。她不否认这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但她只是希望这种贿赂能够使宋非日后继续给自己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也许这不应该算是贿赂，而应该称做投资。她和宋非之间的关系再亲密，这种投资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说，钱算什么？安念平曾经跟她说过，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来的东西就是钱，而亲情和爱情却是这样珍贵，以至于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她喜欢作为

长辈的宋非，也喜欢作为朋友的宋小鹏，为他们做点事情也让她自己很开心，所以，钱算什么？

而且，宋非肯定明白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宋非看了看手表，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还要赶飞机，所以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他把眼镜放回那个已经磨破了的的眼镜盒里。他的动作慢吞吞的，慢得让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安念蓉误以为他还有话要说，就又坐了下来。

宋非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在她的手臂上拍了拍，脸上的笑容很和蔼。

“要小心，念蓉。干我们这一行，谁也不知道危险会在什么时候来临，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到香港之后，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通知我。在香港，我还是有一点办法的。”

安念蓉看着宋非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宋非一再对她的安全表示担心，却又说不出危险来自哪里，这让安念蓉很是困惑。整整一天，她都在整理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试图找到关于“神谕”的片言只字，但像往常一样，这一切都是徒劳。但另外一条消息引起了她的注意，已经有人从这次成功散播“神谕”的谣言中获益，而且他希望能够持续不断地得到这种帮助。至于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作长期的投资，安念蓉还需要仔细权衡。

罗纳德·贝尔，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马丁·雷蒙德的竞选助手。

在得到这个职位之前，这位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只是个中规中矩的律师，并没有表现出出类拔萃的才能和天赋。他的家族在俄勒冈州拥有一家牧场，但只能算是普通规模，勉强能够做到收支平衡。在许多投身政治的人中，他的特征并不能让他跟别人有所区别。如果说罗纳德·贝尔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比大多数同等处境的人更有野心。在最近两次参议员选举中，罗纳德的努力使得马丁·雷蒙德能够以微弱优势胜出，有很可靠的消息指出，身体状况越发差劲的马丁·雷蒙德已经在私下里表态，支持罗纳德竞选下一届的俄勒冈州参议员。

但在明眼人看来，尽管罗纳德有能力并且得到了共和党参议员、也是美国总统的家族好友马丁·雷蒙德的支持，但他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首要的问题就是选战的资金，如果仅以他自己的能力，恐怕连第一轮都无法通过。当然，马丁·雷蒙德肯定会全力支持自己的人，但问题在于，他的资金支持也有限度，而比罗纳德更有前景的竞选者在党内一抓一大把。对罗纳德来说，还有一个不



利的因素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在中情局工作，很有可能成为中情局六个特别助理中的一个，如果一个女人得到这样的职位，那么毫无疑问，她将会有更高的工作激情和人生目标，而有一个民选参议员的丈夫或者男朋友会让她在中情局的前途受阻。

罗纳德正处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当然，他完全能够凭借参加选战的才能和经验为自己谋取一份薪金丰厚的工作，如果他幸运的话，甚至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领导一支有实力的团队，协助总统竞选。但很显然，像所有有野心的人一样，罗纳德最痛恨的就是时间。

即使你成功地为罗纳德谋取了一个参议员的资格，也不意味着他能够成为你的部下，但如果他真的那么在乎自己的野心，那么在这之前他肯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而付出。安念蓉暂时还看不出罗纳德对自己有什么帮助，因此她的兴趣只停留在对他的了解上。情报和关系的储备至关重要，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会对自己有用，这是一笔长期的投资，需要有眼光和足够的耐心。

手机上的闹钟响起来，安念蓉放下手里的文件，才发现自己又一次在办公室里待了十几个小时。最近她已经多次工作到深夜，加上没有时间运动，精神状态也明显受到了影响。她伸了个懒腰，走到办公室的穿衣镜前。

镜子里那张精致的脸俏丽如故，头发仍然梳理得一丝不苟，只是神色间有那么点憔悴。她转了个身，看着镜子里微微凸起的小腹，烦恼地叹了口气。只要她有时间运动，她的身材就像模特一样标准。

这个工作已经让她的生活彻底混乱，现在有楚江南这样的人愿意接纳她，那是不是也应该算是一种运气？

楚江南约了她在家里看 DVD，现在已经是八点半，她还有半小时打扮自己。

石三宝轻轻打开办公室的门，他总是这么准时，安念蓉简直可以拿他来对表。

“今天我自己回家。”安念蓉收好面前的文件，抱歉地向他笑了笑，“这些天你也很辛苦，所以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来接我。”

石三宝站在门口没有动。“保护你是我的工作。”

“会有什么事呢？”安念蓉拿起皮包，下意识地摸了摸包里面的手枪，“石三宝，这里是北京，治安比你想象的要好得多，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回去多休息一下，如果真的把你也熬垮了，到时候该由谁来保护我呢？ACE？”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想在见到楚江南之前有点时间独处一下，好好整理